

克維塞爾布

期五十二第

次目

中國共產黨告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

中的革命份子

凱洛格對華照會的意義

新督軍團會議——國民黨的『五中全會』

請看聊城縣長的供詞！

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

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

陳公博的三個主張

赤色職工國際告全世界女工

超 典 綺 登 覺 典

麟 琦 園 賢 哉 琦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出版

新青年社啓事

本社出版書報及前「人民出版部」「嚮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廉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期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告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中的革命份子

全國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

你們的經濟地位，雖然一般的較丁農兵士爲優，但是貧窮的困苦壓迫你們，有時竟和他們無異。你們受帝國主義軍閥之剝削，豪紳資產階級之欺凌，應該有革命的需要。你們在幾年來中國革命巨潮中，的確也曾跟隨無產階級正確的領導，顯示了革命的作用。然而你們不能早些明白：資產階級之無革命作用，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走向非資本主義前途，以及土地革命爲完成民主革命所必需的階段。因此，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國民黨四一二屠殺上海工人，及去年武漢鬧「國共分裂」時，你們竟有大部分受豪紳資產階級的愚弄，以爲自身的痛苦不是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大商買辦豪紳壓迫剝削之所致，而是共產黨所領導的「過火」的工農運動所造成。以爲自身的出路，還不在於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後之民主自由，而在於殘酷剝削更痛苦的工農同胞以抵償自身所受之剝削，因此可以和平苟安。更以爲在反共及限制工農運動以後，國民黨政治勢力之下，民衆運動仍可以繼續進行，反帝國主義運動亦可在「不過火」的方式之下，得到帝國主義的讓步。而民衆相當的民主自由之獲得，苛捐雜稅之免除，教育的發展以至一切平民生活的改善，也均可以實現。因爲你們的一念之差，竟使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軍閥，拿青天白日的旗幟，破壞了革命的聯合戰線，使中國革命受了絕大的打擊。

一年以來，你們所希望的「國民革命」已埋葬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只是蔣桂各系軍閥爭相獻媚於帝國主義之前，任帝國主義之屠殺而不敢絲毫反抗，讓出山東，以求「中日親善」，懸英國旗，毀沙基紀念碑，洗淨反英標語，以求「中英親善」，解決寧案交涉，承認美國軍艦在南京開砲爲不得已之舉，兼通緝林祖涵，以求「中美親善」，以殺戮蘇俄領事，對俄絕交，鏟除共黨爲要求一切帝國主義援助之交換條件，而對於民衆的反帝

運動，則一味壓迫制止，北伐後對外宣言，居然「尊重友邦在華之合法利益」，對於不平等條約，特別宣稱「以正當手續修改」，以求帝國主義諒解其敷衍民衆並不敢實行之苦衷。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封閉民衆團體，屠殺工人農民共產黨及一切革命分子，停止民衆團體的活動，指派御用的假民衆團體，以御用的民衆團體爲反動派互爭的工具，在「反共清黨」四字之下，更不知殺了多少的無黨的平民青年，甚至使懷疑革命或反對革命的分也因為他們當道的豺狼是「異己」而同遭殺戮。集會結社說話走路通信……等一切自由都被剝奪，散一張傳單都要砍頭，文藝家的刊物略有不平之鳴，也便馬上封閉。

至於苛捐雜稅，有加無減，一年來江蘇一省，搜括一萬五千萬元，南京政府發國庫券到了一萬四千九百萬，江蘇湖北的稅收較孫傳芳蕭耀南的時代增加一倍。一年來新舊軍閥的混戰，無了無休，有唐生智與桂系之戰，有李濟深與張發奎之戰，有蔣馮閻與奉魯之戰，在戰爭中臨時的派餉勒捐，搶掠屠殺姦淫，拉夫封船，一般中小資產階級所受的流離破產的痛苦，簡直難以言喻。北伐後什麼經濟會議財政會議，無非是豪紳資產階級與軍閥勾結以求實現其「增加收入」的目的，其結果也是將新的負擔加到小資產階級肩上，南京政府在北伐後已經發行煤油庫券一千六百萬，天津海關庫券九百萬，北伐軍在北方取消了討赤捐而增加煤油捐房捐人口稅等更多的捐，打倒了奉軍的軍用票而代以中央銀行紙幣和國庫券。

對於知識分子及學生羣衆，則一年以來，戰爭最多之區如兩湖，簡直停辦一切學校，中小學生及小學教員，大半被赤化之名，非小殺戮即已逃亡。江浙一帶雖學校尚在開辦，而教育更腐敗官僚化，研究系，國家主義派，江浙學閥都已集合於青天白日旗下，向學生不斷地進攻，學費比孫傳芳時代還重，學校亦可藉防共的名義隨時關門。學生會學聯會在舊軍閥時代還可由學生羣衆組織，現在非國民黨御用的，即不能存在。學生要求換一教員或小至換一電燈泡，也要被指爲共產黨而捉將官裏去。

在上述一年來與日俱增的戰亂，剝削，壓迫，恐怖之下，中小資產階級中大多數已因切身事實的教訓而從幸福的幻夢中醒覺過來，因而失望，呻吟，煩悶，搖動，徘徊，想在迷途中找尋出路。於是中小資產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之中，有的受了工農革命巨潮的推蕩而到處要求加入共產黨；有的藉文字發洩革命的小說詩歌以寄託思想的不平；更同時有些走到汪精衛陳公博所擺弄之夾攻派或譚平山等的中華革命黨的迷宮之中，企圖把已死的國民黨還魂過來。

所謂「左打共黨，右打西山會議派」的「夾攻派」（包含夾攻，革命評論，貢獻，貫徹，幹，前進，青年呼聲各種刊物）在理論（？）上，雖以貫徹三民主義，繼續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相號召，實則是在國民黨失意的政客如汪精衛陳公博等藉以向現在在朝的「忠實同志」討價的一種騙術。他們反對工農領導革命，反對階級爭鬥，完全是站在豪紳資產階級的立場說話！所謂「改組國民黨」，無非是說「你們滾開，讓我們上台！」而且他們實際上是在蔣總司令的御用下每月向宋子文領津貼二千元，作施存統馬溶蕭淑宇造黨國理論之筆資！換言之，即「夾」在豪紳資產階級的卵翼下向工農進「攻」！

譚平山等的中華革命黨運動，在理論上亦是反對共產黨政策，指為超越時代，反對革命中之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在客觀上是幫助資產階級，同時因為政爭私仇的關係，雖然怎樣痛罵現在的國民黨，無非是喊出比陳公博較高的估價，結果與夾攻派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們決不能在工農階級與豪紳資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流血搏鬥的巨濤中，找出一條中庸的出路！在階級爭鬥的激流中，他們必然要同化於反動！其上層領袖將在某種形式之下投降國民黨，同時其羣衆（假定他們是有羣衆）中之先進分子將受工農革命激潮的影響而追隨過來。

中國共產黨在一年來流血的艱苦爭鬥中，雖然他的政策是堅決的獨立領導中國工農羣衆循蘇維埃革命的路線發展，但決不是拋棄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或拒絕中小資產階級參加到同一戰線來奮鬥。反之，一切中小資產階級之反帝國主義爭鬥，民權爭鬥，以至日常利益的爭鬥，中國共產黨是竭力贊助的。現在是中小資產階級徘徊於革命反革命

階級血戰的激流之中，呻吟而找不出適當的前途之革命的轉變時期，中國共產黨特竭誠向全國中小資產階級之一切羣衆，指示他們之政治的，經濟的出路。

第一，帝國主義對華的積極侵略與國民黨賣國政策之相因的發展，成就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數十年所僅見的武裝進攻，英日帝國主義在華南華北各自取得空前優越利益的發展，將使爲爭奪中國市場之太平洋戰禍日益迫近，同時在軍事，政治，經濟上束縛中國整個民族至不能呼吸的慘境，中小資產階級決不能避免帝國主義進攻之切身的危害，因此，一切中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以至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應一致奮起，與工農羣衆一致的擴大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反對世界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對華進攻！反對賣國媚外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實行抵制英日仇貨，懲辦一切奸商！擴大經濟絕交的範圍！

第二，在國民黨的反革命統治下，一切民衆的政治自由皆被剝奪，民衆之反帝國主義運動，集會言論自由，或被「黨」部把持而成爲政府的工具，或被加上「共產黨」的紅帽子而完全制止，此而不爭，將永遠沉淪在奴隸政治之下，不能稍有動彈。現在被國民黨壓迫的民衆應一致奮起作「民權自由運動」，打倒反動的國民黨！力爭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羣衆自動手的恢復民衆運動！反對用任何黨部政治部方式來把持或干涉民衆運動！

第三，國民黨循環不止的軍閥混戰和窮極征斂的剝削，已將全國工農以及中小資產階級的生命與血汗，犧牲到不能忍受的極度，再若沉默屈服，即是民衆的自殺！因此，全國中小資產階級的羣衆爲了切身的利害，應一致起來從事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軍閥混戰的爭鬥！拒納一切捐稅！反對國庫券及一切無償幣券！

第四，無論是汪精衛派或中華革命黨，在主客觀上都是豪紳資產階級的工具，其一切行動宣傳，不是直接反動，即是間接爲反動派張目。青年革命份子不應走入他們的迷宮而終於四面碰壁，應立即在自己切身利害上組織起來，向反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向這些豪紳資產階級的工具汪精衛派或譚平山派進攻。

第五，中國土地革命必須完成，地租制度必須掃滅，然後三百數十兆農民才能解放，民主政治才能實現，封建軍閥的根基才能夠完全鏟除。而真正民衆的民主政治之發展，則必須一面反對那些什麼『軍政』『訓政』等的黨皇帝的統治制度，一面建設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直接產生的蘇維埃政權。民主問題必如此向着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漸次解決。現在全國工農革命的高潮爲此目的已不斷向前激蕩。共產黨及無數萬工農羣衆的行動已逐漸深入擴大，決非紳豪資產階級的任何嚴酷清鄉剿共的恐怖工作所能消滅。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民主獨裁政權的革命階段已經開始了而不是政治的遠景。中小資產階級決不能在決定生死的階級爭鬥的兩大營壘之間，有所中立。你們必須在國民黨政權與蘇維埃政權之中，有所選擇而決定你們的行動！

全國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們！現在是你們對於國民黨絕望而找自己的出路的時候，你們在悲痛的事實中得了深切的覺悟，必不願再走入騙人的錯路。中國共產黨特依上列之分析敬告你們並提出如左列之口號，願你們站在本身利害與革命前途的關係上，有切實的選擇！

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海陸軍！

收回山東滿洲及一切租界港灣！

自動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

恢復中俄邦交！

反對秘密外交！

反對壓迫民衆運動！

反對國民黨黨部政治部干涉民衆運動！

民衆自動手恢復民衆運動！

反對剝奪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抗租之自由權！

反對新舊苛捐雜稅，反對強迫攤派庫券公債煤油特稅麥粉特稅等！

反對新軍閥的戰爭！

推翻賣國的國民黨及其政府！

建立工農兵及城市貧民的蘇維埃政權！

反對買辦豪紳大商勾結政府把持全國經濟剝削貧苦商人！ 廢除厘金！

反對鴉片公賣，嚴禁紅丹金丸等毒品出售！

啓封一切代表民衆呼號而被封之團體和刊物！

釋放一切爭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減免學生學費，改良學校的課程與設備！

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文化機關！

婦女在經濟政治教育上與男子一切平等！

擁護土地革命！

擁護保障小商人營業的蘇維埃政權！

擁護廢除苛捐雜稅的蘇維埃政權！

擁護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全國革命的民衆聯合起來！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凱洛格對華照會的意義

趙麟

美國國務卿凱洛格最近對華的照會，被國民黨及其監督下的『輿論』，拿來欺騙短視的中國人，說是美國已經允許廢除不平等條約，美國仗義援助中國抵制日本，美國此舉并影響各帝國主義國家也對華表示好感而使日本孤立。他們這樣宣傳的目的，在於藉此提高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內的威信，并在中國一般人民中造成對美的好感，以便大來帝國主義（Dollar Imperialism）易於侵略中國并取英日等帝國主義在華地位而代之。我們必須指出凱洛格這個照會的意義，說明這個照會對於中國人民是沒有絲毫利益的。

首先，這個照會是一種性質滑稽的照會，他對中國表示同情等於沒有表示，他允許中國關稅自主等於沒有允許，他答應修改不平等條約等於沒有答應。爲甚麼？因爲他一面同情允許并答應，一面又特別聲明『美國人民所受之待遇，較之對於任何他國人民利益之待遇，應無歧視。』同時，宋子文馬克讓簽訂之『中美關稅條約』，也

是一面承認中國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一面又特別聲明『惟締約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係之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家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凱洛格照會及宋馬條約中的特別聲明之處，讀者或許不深切瞭解其意義。這也難怪，因爲（一）這是拿『外交筆』（Plume Diplomatique）寫的，（二）這是拿中國的死文言，所謂古文譯的。我們可以用通用的淺俗的中國話翻譯凱洛格和馬克讓的意思告訴讀者，就是：『我們美國可以答應你們中國人關稅自主和修改條約，但若英日等國不答應，則我們美國也要求與他們一樣待遇，即是我們所說的話都不算數。』事實上，英日等帝國主義那裏肯答應中國人關稅自主和修改條約的呢？結果美國的口是惠極了，而實不費。這一點，短視的中國人是看不出的，但帝國主義是很明瞭的。英國在華的某報說：凱洛格這個照會是一篇『散文詩』。日本的時事新報也說：『……且改訂關稅，亦必須中國與列國間改訂條約，經列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後，方發生效力，故美國此次照會僅不過表示應允改訂條約之一部之好意而已。』

其次，我們退一步假定美國能不顧英日等帝國主義的意見而單獨承認國民黨政府修改不平等條約中關於中國進出口稅率一項而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注意：凱洛格照會中祇提起關稅而未及不平等條約中的其他部分），試問這就是美國的慷慨嗎？沒有的事！這是美國的慷他人之慨！中國關稅自主祇對於對華進口貨價多的國家是不利的，但美國對華進口貨價實比英日二國為少。據不久以前公布之民國十六年後海關貿易冊看來，日英美三國對華貿易情況比較如左表：

國	別	進	口	貨	價	所	估	總	進	口	之	百	分	數
日本	(連台灣)	二五	九三	七〇	海關兩	二八	〇	四一						
英國	(連香港)	二七	六五	一七		二七	〇	八二						
美國		一六	七三	六〇		一六	〇	一三						

在這表中顯然看出日本和英國差不多相等，但美國則相差遠甚，中國若實施關稅自主提高稅率，則對華貿易最受打擊的為日本和英國，對美國則影響較少，此其一。其二，美國素來以輸出資本著稱，其資本輸出比商品輸出更佔重要位置，獲利更厚。我們看德國的道威斯化就可以知

道。美國不以商品輸入去剝削德國，而以資本輸入去剝削德國。對於中國何獨不然？中國關稅自主對於美國不但沒有大的損害，而且在一定條件底下是有利的。第一，美國可以利用來打擊其太平洋上二個強有力競爭者，英國和日本；第二，美國可以投資中國在中國開設工廠，如此則商品生產成本既低競爭力自強。這一點，北京外交團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說：「蓋美國毫無所損而能博得中國之好感也。」（路透社七月二十七日北京電）

又其次，凱洛格這個照會對於中國革命前途實有重大的意義。美國這種於己「毫無所損而能博得中國之好感」的手段，若能如意的實現，即大來帝國主義者既代擊了英日在華的經濟勢力又取得了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之熱烈的擁護并欺騙了一部分短視的民衆，則中國將由衆帝國主義者共同為次殖民地而變成美國獨有的純殖民地，中國民族的運命真要陷於絕境了！

最後，美國這個狡猾的手段如果說對於中國有很大的意義，則其在國際上的意義更大。凱洛格這個照會發出，欺騙短視的中國人，是明顯的；但他另一重要作用，即

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作用，我們尤須加倍注意。美國這次悍然不顧各帝國主義間強盜的成約而單獨行動，很明顯的表示太平洋大戰的危機又迫近了一步。這個照會將中國問題嚴重的提出來，迫得英日等帝國主義不能漠視不顧而須各有一個答覆。這些答覆中間是很難得一致的，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祇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太平洋的戰爭）。

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人爲刀俎方且以我爲魚肉，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於無恥的屈服投降英日帝國主義之不足，現在又引狼入室，拜跪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要將中國變成完全的殖民地了。我們應該急起自救，我們的運命祇靠我們自己的手能夠解決。美國承認南京政府並不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因爲過去任何軍閥佔領北京，帝國主義總要承認其代表中國的。關稅自立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中國民族解放獨立的根本要求；這種要求不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可以給我們，更不是和平協商或「用外交方式」可以得到；這種要求必須靠長期的艱苦的羣衆的流血戰爭，才能達到。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五期

我們反對與任何帝國主義妥協讓步！

我們反對勾結帝國主義的豪紳資產階級政府！

我們要以工農的羣衆的革命戰爭爭取中國之獨立與自由！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新督軍團會議——國民黨的「五中

全會」

典琦

定期今日開幕的國民黨的五次中央全體會議，是一個新式的督軍團會議。各派豪紳軍閥資產階級從中國勞苦民衆身上搶來的贖物，須要商量分配，故開此會議。南方新起的強盜們，趕開了一部分北方的老強盜，正在高歌勝利，然而他們內部爲着地盤權利之爭，又不能解決，在目前又都沒有力量訴之於武力，只好用些政治的手腕來幹，故需要這一會議。尤其是上海中外資產階級所豢養的南京政府，他想在割據的羣雄之中佔在領袖的地位，能夠獨得帝國主義的寵愛——外交統一，並得到較大部分的財政支配權，但是英帝國主義的良好走狗——廣西派，據有廣東和武漢，在北方也有相當勢力，是他的大敵，因此不能

八六一

不藉黨權且聯絡馮玉祥或其他實力派去抵抗其敵人，所以更需要召集這一次會議。

在這種會議中，其共同精神不外是對帝國主義表示順從而希求其諒解與援助，對工農及一切勞苦民衆表示「殺頭」與「吸血」的黨治威嚴而希望其安分受治。而所謂「裁兵」「裁厘」「統一財政」「關稅自主」「廢除苛捐雜稅」……等等的官樣文章，在現在所謂南北統一（？）的「訓政」時期，又是會場中必須的裝飾品，雖然內容是各有各的主張（如統一財政，便有的主張分割國地兩稅，中央向地方要錢，有的主張清還舊債，地方向中央要錢，利害不能一致），而總題目也是大體可以同意的。

可是除此以外，什麼也不能一致。特別是浙江派蔣派和廣西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在理論上便是汪陳派與西山會議派的鬥爭，汪陳派替浙江派宣傳，西山會議派爲廣西派捧角。廣西派的地盤內，階級鬥爭比較激烈，經濟也比較落後，所以政治主張更多一點封建豪紳氣味。浙江派的地盤在資產階級較健全之區，而階級鬥爭比較和緩，所以政治主張多帶一點改良意味。如汪陳派主張中央

集權，而西山派主張分治合作。最近寧滬黨部高唱取消政治分會制，而吳稚暉等便認爲暫時不能取消。汪陳派主張恢復民衆運動，而蔡元培則提議取消青年運動（他們民衆運動常常以青年爲主要對象。）定都南京是蔣介石及其徒黨叫得最響的，而最近李濟琛的談話還表示這只是暫時計劃，首都問題還待討論（字林報三十一日。）浙江派及其附屬的汪陳派竭力主張統一財政與裁兵，以及關稅自主等，都是根源於提高中央的權力，以黨權治馭軍權之原則，並迎合資產階級的意旨。浙江派與廣西派都是實力派，他們在沒有武力衝突的時候是破面子的，故相互攻擊的目標不過借重了汪陳派和西山會議派，一方許崇智張繼等不能到會，一方陳公博等被粵黨部阻止出席，兩方領袖之汪胡則都徘徊海外。

他們的汪陳派及西山會議派的長衫同志領袖都沒有出席，黨權二字便黯然無光，如果開得成會，結果不過浙江派利用馮閻牽制桂系而與桂系妥協，或可延長相安一時的局面。蔣介石的目的，也只在把「黨權」兩字的「名器」（古代所謂名器不可以假人）拿在自己手裏，鞏固南京政

府的地位，取得帝國主義的信用。他暫時決不會妄想干涉到廣西派的王國；他所要求的是廣西派此時不和他搗亂，使他可做『無冠的皇帝』（字林報蘇可爾斯基的話）聊以自娛。所謂『裁兵』『統一財政』『廢除苛捐雜稅』『恢復民衆運動』……一切好聽的話，他們是心心相印；『並非真話，只可以騙騙百姓。』他們在會議以後，各自用『訓政』的名義去做他一個區域中的皇帝，儘量壓榨鞭笞屠殺其他的民衆，這是五次全會後之黨國，可無疑義。如果工農暴動的鬥爭還不能很快地推翻他們的統治，則他們的內部火併的戰爭將來還是要實演的，這不是浙江派的黨權所能制止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請看聊城縣長的供詞！

綺園

『日日望南軍，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民謠
國民黨是貪污豪劣的狗黨，國民政府是軍閥官僚的豬窩，這句話說來不至還有人否認了吧！然而一部份號稱左派的青年，迷而不復，仍然憑藉他們總理在天之靈，來作起死回生的夢。但是事實上證明：他們是完全失敗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五期

了的。臭毛廁裏的糞只能夠變蛆，一萬年也不能變成蠶蛾呵！最近在雨後春筍一般的刊物中，聽見他們蕭瑟可憐的嘆聲，他們是覺悟了，然而還捨不得那張臭不可當的狗皮。在狗窩裏而模仿着人聲，結果是被羣狗所噬，可有什麼希奇呢。然而他們又幻想北伐成功之後或者情形忽然變好，所以彷徨着不忍丟開。不知虎列拉傳染到別的地方，依然是一樣的虎列拉喇！現在北伐不是成功了麼？北京不是已從奉系的手裏搶過來了麼？張學良又不是快成爲忠實同志了麼？但是從此會『人民樂業，天下太平』嗎？不，絕對不！不過從前是青白旗與五色旗混殺，現在變成青白旗與青白旗混殺而已。然而雙方混殺的對象都是人民！美國帝國主義者想在中國攫取特別利益，向英日分一杯羹，便提出承認國民政府，於是歡喜到那群豬狗蛆蟲忘其所以；但是各省的軍事領袖武裝同志，事實上却不承認他們的中央。他們又希望日本帝國主義皇恩大赦，撤回山東駐兵，好來繼承張宗昌的大統；但是北方的人民都要求他們的軍隊撤回原防。你看：『天津商會因本省駐兵六七十萬，似飢鷹之攫食：駐防之縣

須供數軍之糧，數村難給一日之儲。昨發通電向各方呼籲，撤回原防云。（二十八日申報）「飢鷹攫取」四個字，就是直魯民衆送給國民黨北伐成功後的德政碑萬民傘呀！其實何止「飢鷹」，簡直是遮天蔽日的飛蝗。北方的工農貧民平日已飽受張作霖張宗昌之賜，現在更遭國民黨雙料的蹂躪。國民黨是雙料的！因為他除了如「飢鷹攫食」之外，更有許多掃除殘餘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利國福民的宣傳。究竟實際如何，我們且來聽一聽一個沒有耐性的縣長的供詞吧：

「弟於五月中奉委試署聊城，當即馳抵任所。適聊城前任縣長爲第二集團軍孫總指揮部軍需處長，在聊城苛派給養百三十萬。聊城爲東臨道鎮所駐，常駐重兵。運河淤塞二十餘年，市面已蕭條萬狀。津浦通車後，更爲絕地，真十室而九空矣。平日負擔既重，戰時受禍尤慘，敵軍三次洗劫，紳富逃亡已盡。革命軍來，一事未見，復苛派給養，人民至有「日日望南軍，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之謠。乃給養尙未繳齊，又勒索現款五萬元，將逃剩之神富管事，商店副手召集縣署，臨以機關槍盒子

砲，逼寫捐數，多則三千六百，少亦二百，寫畢，即派兵分別押回取款。詎皆入門即踰牆而逃，於是稟差拘捕差役亦相率而逃，縣署與全城皆成空署；但尙不覺悟，而分派衛隊以機關槍盒子砲等沿門追呼，滿街捉人，一時全縣騷然，而紅紳會入城矣。弟適於是日單車蒞止，遂被擁組織行署，維持秩序。彼軍需處長李子鐸猶親乘汽車至高唐請兵，至晚請兵不至，始借其所委縣長張桂榮委印於典獄以去，此五月二十四日事也。

弟自此遂日夕困於兵差，徵發輸送車輛，籌備過路給養。詎剛及一旬，而徵兵令下，別縣三百五百，聊城獨一千五百。委員坐催，急如星火；稍有遲誤，定按軍法。令中竟有「聊城爲我軍血肉換來，該縣長不費一矢，坐擁膏腴，宜如何感恩圖報，籌辦供給」等語。而徵兵辦員之苛索，日不暇給：一馬之需，動則百草百料；一人之食，無不百麵百柴。人馬時有去來，而照索如故，以是日有增加，猶爲未足，而借詞某官來往，日必酒樓高宴，多則數十千，少亦十數千，遣兵持單，向縣取錢。略與肆主議減，即拔槍拍檯，惡聲憤碗。而徵兵選擇之苛，

恐選塔亦不過如是。乃又集合各縣新兵，在聊訓練，給養全責之聊城。修理營房，則必須綠紗糊窗，竹簾擋戶；碗須細磁，夜須洋燭；開辦之需，已逾千計。每日給養，尙無定額，現在已非五百不辦矣。此事未就緒，而提款委員又來，限七日爲期，立提四萬，至欲擄人勒贖。而弟則已於四日晨爲徵兵委員率帶武裝兵士跌架押營部，立限繳齊。因數日以來，飛蝗遍地，弟以民食似乎較徵兵爲重，追呼稍緩，徵送少稀，遂遭此厄，弟至此不能不走矣。（見七月十九二十二兩日報報）

上面是山東聊城縣縣長李雲慶寫給他的朋友的一封信，登在上海一家小報上。這些可寶貴的材料，在日出四五張的報章上是難於找到的。牠們滿紙所載全是歌功頌德的諛詞。在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完全沒有的今日，居然能夠於小小的篇幅中發現這一篇文章，我於佩服那位小報記者大膽之餘，更爲他担心不少。這位可憐的縣長，滿懷得意，想趁水入屋，打點抽豐。萬不料一碰到「非吾系也」的武裝同志的刀尖上，結果弄到赤腳露身，架押營部，狼狽而逃，不勝其憤。於是數百字供詞，使

我們於千里之外，得聞北地民衆慘怛哀號之聲。其實假使沒有這篇夫子自道的口供，凡稍爲懂得現實的人，也知道國民黨斷不會拿肥魚大肉來給北方飢寒交迫的奴隸。不過罪狀從他自己的口中發出，加倍的覺得意味深長罷了。

『國民黨來了！』『國民黨來了！』北方的奴隸莫明其妙的等待着。但是來了之後又怎樣呢？口頭上或宣言上的『三不』（不拉夫，不籌餉，不住民房），實際上變成『三要』了。要什麼？第一要錢，第二要糧，最後要他媽的命！唉！『日日望南軍』，『誰知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呢？讀上面那封信的時候，我幾乎以爲是讀杜甫那篇有名的詩『石壕吏』的註腳，恍惚置身於開元天寶之間，瞪眼一望，見到電燈滿城，才知道現今是二十世紀的世界，而且是國民黨北伐成功，國民革命成功的時候呵。自命爲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的青年喲！你們日夕希望着去年被許克祥何健張發奎領導來屠殺湖南湖北廣東工農民衆的汪精衛回來，救救黨，救救自己，而不肯抓住革命的真實，決絕的丟了國民黨那件狗皮，換一套新的衣服，却

要站在反革命的陣綫裏來鼓吹革命，究竟成個什麼調子呢？多苦多難的北方工農民衆！你們『日日望南軍』來幹什麼？要牠來剝你們的皮嗎？是否當真聽了吳老狗的話，以爲『好好的忍耐着，政府自然會拿利益給你們』呢？這是在還沒有剝你們的皮之前，叫你們不要動的最好辦法。但是呵，你們倘若不甘心受寸割之苦，就應該自己團結起來，先剝他們的皮爲是。更不要以爲『他們來了不如張作霖』，因而希望張作霖的兒子回來。須知道惟有靠自己的掙扎，才能夠解脫那反剪了手的繩子！用你們的牙齒咬斷他！別人只會加多條繩子在你們身上，不會從你們身上把原來的繩子弄去的。國民黨實在比張作霖不如，至多至多也和張作霖一樣。他在去年已成爲南方民衆的敵人，如今又成爲北方民衆的仇敵了。國民黨已是舉國共棄的狗黨了。

聊城縣長那一封信，已將國民黨的兇暴殘虐的獠牙面目具體而微的暴露出來了。究竟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這一串是代表些什麼東西？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等一串是代表什麼？山東聊城縣的民衆會回答你

，亦只有民衆的回答是正確的。『日日望南軍，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一句民謠，就是總的答復。你們翻一翻國民黨的辭典，看看在張作霖一條之下是些什麼註釋？找到了，那麼，國民黨一串和蔣介石一串就是這些東西，或者連這些東西都不如！

七月二十八日

『中國國民黨代表的是什麼？』（連）

去年陳公博問：『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今年陳公博答：『南京登記數四千餘，上海九千餘；數量已覺甚少。南京在黨部及各機關服務者，約占登記之半數；上海則特別區警察四千餘人，其他在黨部及各機關服務者亦恐不下二千，幾佔登記四分之三，無論工農羣衆甚少，青年學生亦大多數裹足不前。』（見王法勤陳公博等對國民黨第五次中央全會之提案）

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

登賢

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完成，一縣或一省政權的奪取也要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能鞏固和擴大其勝利。因此工人階級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負了重大的使命。去年廣州暴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工人階級對於政權的認識和要求自己政權的建立，在省港罷工以後，便已開始萌芽到形成組織時期，如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上海總工會，湖北總工會，湖南總工會……有武裝糾察隊的組織，工人罷工，派出武裝封鎖海口，商店，自己裁判工賊走狗及反革命派等已成爲工人的第二個政府機關，對政府有不對的時候也起來監督和干涉其行動，所有工人發生一切大的小的事情，完全由工會自己管理和執行，並沒有經過那時的所謂國民政府。自從上海蔣介石叛變和武漢政府反動以後，工人階級對於政權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爲政權的鬥爭更加熱烈與決心。廣州暴動是中國工人階級武裝暴動，取得政權檢閱的成功。

工人運動經過國民黨反動以後，赤色工會均被封閉和改組，工人及其領袖一批一批被逮捕和屠殺，施·歷史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共產時代』所得來的一切條件，都被反動政府取消無效，被資本家完全推翻。更加上新舊軍閥不斷的混戰，交通運輸到處梗塞，財政陷於混亂，金融日益恐慌，苛捐雜稅的強迫攤派，物價高漲數倍，生產品消流停滯，原料斷絕來源，而至工廠歇業，倒閉開除工人成爲資本家家常便飯，失業工人無法統計，減薪加時普遍皆是：廣東、湖北、湖南、在數月前工資發不兌現的紙票，北方鐵路九個月不發薪，工人有病不准請假，南昌、九江、工人每月被強收三角錢的所謂北伐捐，各地反動政府下的工廠派軍隊警察守查監視工人工作，不准兩人同在一塊談話，上海的紗廠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被資本家時常毒打禁止工人說話，敬記輪船公司海員改組委員會武裝迫海員工人入會強收五元入會金，每月二元月費，否則勾結辦買開除，收買土匪流氓威脅恐嚇。包工頭與包工

制更加重工人剝削，入工廠輪船作工非先孝敬工頭一批禮錢，不使找得相當工作，特別是海員的『涉孖沙』昌興公司完全由工頭梁言和包請工人。反動的國民黨工會武裝強迫收會費，或要資本家強在每月工資扣出，更厲害的如河南湖北紗廠工人做工要商店擔保。言論結社集會罷工自由全被剝奪，北京天津閻錫山布告不準工人集會結社，查出以反革命論，工人有所反抗，表示不滿意便指為共產黨，要槍斃入獄……諸如此類在這一工人階級所飽受這種的滋味，已到最極點不過了。工人生活完全陷於絕境，流離失業，天天也有開除的聲浪！在這些情況之下，出路是什麼？忍受下去嗎？現在已經聲嘶力竭，血汗被榨取幾乾了！只有一致的團結起來反抗，鬪爭才有出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資本家的壓迫的聯合進攻，絕不能鎮壓消滅工人階級經濟政治鬥爭的決心和勇氣，反而只有促成日益激烈的階級鬥爭，暴露了國民黨和資產階級屠殺壓迫工人的本來面目很凶狠陰險，殘酷威脅，欺騙蒙蔽的手段。

從五三濟案發生以後，反日運動的高潮，推動了工人

鬥爭不少的勇氣。

在這三個月來，各地工人的鬥爭，怒潮一般地起來：先拿上海來說：

- 1, 油漆工人二千六百餘人要求加薪的罷工。
- 2, 米業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及因工友扛貨被壓死的撫恤參加罷工有九百餘人。
- 3, 祥生鐵廠沙模，木匠，工人的加薪運動全廠二千餘工人罷工援助。
- 4, 估衣業因資本家減薪使一個工人自殺，起而援助及要求履行條件和改良待遇與撫恤死者家屬的鬥爭參加的工人一千八百餘人
- 5, 棉布工人反對廠主關門政策的罷工二千六百餘人參加。
- 6, 首飾工人一千餘人要求加薪的罷工。
- 7, 援助姜案的絲廠參加運動罷工有六萬餘人。
- 8, 老怡和紗廠六百餘女工要求改良待遇的罷工兩次。
- 9, 內外棉第九廠反對增加工作時間和開除十六名工友及加工資的四次罷工每次參加有三千餘人。

10 做馬甲鐵廠二百餘童工要求改良待遇的罷工。

11 綢緞業工人的加薪運動。

12 東亞麻布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全廠五百餘工人罷工。

13 麻袋工人千餘人的加薪鬥爭。

14 庄口工人要求改良待遇罷工。

上海這三個月來工人的反抗開除工人要求履行條件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的大小鬥爭，有三十餘次之多，參加鬥爭的羣衆，達十五萬以上，鬥爭多數都得着相當勝利，在鬥爭中工人階級受了極大的教訓得着寶貴的經驗，敵人的欺騙更看得清清楚楚：

1, 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工整會資本家勾結各界巡捕房封閉工會。

2, 反動政府機關，下令強迫工人先復工，後談判條件的軟化政策，如不能實行再進一步說工人違抗命令通緝代表，如估衣業熟貨業等。

3, 市黨部工整會先與資本家勾結訂妥出賣工人條件，後與工人辯交涉的卑劣手段，如內外棉第九廠受了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五期

東洋資本家一千元便出賣了工人的鬥爭，更巧妙的要工人登記每人發八元救濟費的鬼話。過去有南洋職工，英美烟公司的罷工也被工整會受資本家二十餘萬元出賣了……如此種種真是無次無之，工人的鬥爭被其賣掉者真是不勝枚舉。

4, 資本家收買流氓土匪，工賊走狗，破壞工人鬥爭，及閉廠政策。

但工人的英勇表現，對敵人的進攻：

1, 每一次鬥爭無論罷工怠工包圍廠主，工頭，工人都是一致的。

2, 交涉的代表由工人自己選出來的（第九廠不是由工人選出，便被工整會勾結而出賣工人階級）都非常勇敢，每次的交涉，都是不妥協不讓步的，并且對市黨部工整會的態度特別強硬，每次到工整會談判結果，一定大罵工整會是反革命派，壓迫工人，替資本家說話，某工會的代表說我們是革命的，誰壓迫工人誰便是反革命，槍斃我們也要幹的，我是工人選出來的，你敢槍斃我麼，你如敢，我就領着千

八六九

餘工友到工整會門口，請你槍斃。使得他們走頭無路。

3, 羣衆的行動，請願包圍市黨部工整會……是全體動員的，特別在第九廠包圍工整會的代表，大罵他是反革命派，聲明對國民黨工整會不信仰，說他是資本家的代表，不準工整會整理員參加。

4, 每次鬥爭各工會派出代表慰問，與資本家交涉，募捐，罷工援助，都表示工人階級行動一致的。

○ ○ ○
上海之外，工人的鬥爭各地也是繼續不斷地起來：汕頭電燈局，鐵路工人要求加薪，廣州油業工人反抗開除工人，米粉工人要求履行條件，粵漢路的加薪運動。佛山油業工人罷工。東莞全縣棺材工人罷工。湖南株萍鐵路全體工人簽名提出條件。萍鄉三千餘礦工要求增加工資。江西景德鎮瓷業工人每年舊曆五月初三數萬工人舉行打資本家，加薪運動，到今年已有廿一年的鬥爭歷史，蕪湖火柴廠復工運動，黃包車反抗加牌捐費，天津紗廠的罷工，京綏鐵路反對裁員。山東淄川礦工罷工，津浦路工人要求發清儲蓄金，及復工運動，膠濟路工人經濟鬥爭

，廈門碼頭工人罷工，蘇州木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全體兩次罷工，洪昌絲廠要求改良待遇鬥爭，鎮江茶業工人反對資本家推翻條件……各地的鬥爭，有如雨後春筍的暴發，革命情緒低落嗎？鬼話！白色恐怖不斷的屠殺所能壓迫禁止嗎？不！只有繼續不斷的振興起來。只有如此工人階級才找着出路。工人階級不但要加緊本身利益的經濟鬥爭，反日運動也是努力的參加和領導。

○ ○ ○
上海的工人階級，「五卅」三週年紀念，萬餘羣衆在開北，租界南京路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之下熱烈地舉行示威運動，不遲幾天，又舉行「五三」濟南慘案一週紀念比「五卅」更爲熱烈，高呼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撤退在華海陸軍，實行經濟絕交，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投降賣國的國民黨，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口號，各工會傳單宣言有如雪片紛飛在香港也有同樣的舉行這種反帝運動的示威，多麼英勇而熱烈呵！反動的國民黨見了發抖，英帝國主義者也無可奈何，表現了全國工人階級反帝的力量與決心。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盡量的禁止壓迫，如在福建廈門派出武裝

警察不准學生工人在街上演講，解散檢查日貨隊，在蕪湖將日本的通牒警告做了公安局的堂皇佈告。街頭巷尾貼得看到眼花，國民黨部貼了打倒日帝國主義的標語，公安局要奉行日本聖官派出警察馬上撕去，反動黨部也要受反動的公安局警告，認為投降還未澈底呢！上海的警備司令部禁止檢查日貨；在北京、天津、要避誤會禁止發傳單宣言貼標語，不敢向帝國主義者說一句梗話，只記得『鎮靜』，『忍耐』等候外交解決』諸如此類醜態獻媚鬼話……不但不勝枚舉，甚至罄竹難書，真是說不盡寫不完呵！

卑鄙無恥的國民黨更進一步的欺騙，召集什麼全國反日暴行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的內幕，看陳德徵的報告說……忠告各位，我們現在雖然在這個商會會場上開會，可是商會之外或商會之內，有人存心來搗亂我們反日運動，一定很多，我們如果再像昨天下午那樣，因一小小問題，而發生爭權，這一個危險，我相信比什麼都要厲害，因此本主席要忠告各位：代表是什麼的代表，是代表羣衆的嗎？不知什麼羣衆選舉他出來的，完全是投在民族資產階級的懷裏，奉行銀行買辦階級的意志操縱反日運動。現

在的反日運動顯然的分開兩個營壘：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用反日運動的招牌參加反動國民黨的政權。同時舉行不澈底的檢查日貨，用以欺騙小資產階級，而操縱其欺騙的反日運動。第二是工農階級的反日運動，進而作反國民黨的鬥爭。只有後者才能負起反日與反一切帝國主義的使命，『五卅』運動是絕大的教訓。

民族的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資產階級，它們衝突和對付工農階級的方法是不同的。如在上海的買辦階級他對工人階級的結社，集會，仿效歐洲資產階級一些改良手段，如反日運動，他不大禁止，但他利用帶拉攏小資產階級政權的運動；但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不講改良不改良只有強蠻的屠殺，也不管反帝不反帝，總之是不許工人結社集會，如廣東湖南湖北的地方。但是無論其改良和屠殺，工人階級是不會被屈服的和欺騙的，國民黨在工人羣衆中已經成爲一個已僵的腐屍，就是卸工會來欺騙也是失了效用的，在上海廣東特別表現得明顯，國民黨的工會，羣衆已認識他是一個壓迫的爲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機關，如想發生效用，除非去江西瓷窑中燒過油來。

在這種事實告訴我們，敵人的壓迫和進攻，只是一天一天的厲害，在北方工人以前幻想以為北伐軍比張作霖好些，但是現在怎樣？失望了，工人要求加薪也當反革命派論罪了！無論結社集會罷工以及所有一切的自由，都被剝奪淨盡。工人也開始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進而衝突而鬥爭了，法西斯蒂的廣東總工會和機器工會，只會武裝強繳會費，工人也對該會不滿而發生極大的分化。上海總工會的出賣工人階級也被工人認識了，國民黨的禁止民衆反日運動，到處都施行了，資本家的開除工人增時減薪，勾結國民黨一起的壓迫一天一天的更加利害了。總之一切的一切從國民黨打下北京以後，所謂『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到『訓政時期』工人階級的痛苦只有不斷的增加，北京未打下以前什麼都推到打下北京後再解決，現在打下了，試問究竟怎樣！

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

關於湖南江西工農革命發展形勢，本刊二十四期已有敘述，不過多是根據國民黨報紙所載，不免不實不盡。

各種痛苦擺在目前，出路是什麼？不問政治就可以嗎？但是政治要起來問你呢！工人階級應不分派別的團結起來，擴大秘密工會的組織，改組黃色工會，打倒國民黨的白色工會，消滅廣東的法西斯蒂式的工會，工會由工人自己管理，不受任何反革命派干涉，繼續和擴大反日運動，檢查日貨，收回租界，經濟絕交，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加緊經濟鬥爭才能使資本家不敢任意開除工人。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爭得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的自由等，是目前急要的任务。我們的鬥爭應採用新的戰術，不一定限定罷工，怠工，即包圍廠主工頭，都可以的，同時工人階級應互相熱烈援助，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加緊才能影響農村的暴動，不要忘記在土地革命過程的使命，與農民一致團結由鬥爭到暴動，在鬥爭中要有藝術的組織，與佈置農村鬥爭的配合，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覺 哉

現在鈞稽各地報告，於工農無產階級之屢仆屢起，階級覺悟的增進；統治階級之恐慌崩潰，已到末途；一般的革命

力量匯合暴動取得政權的時期，即將來到。本篇所述雖有些事實已隔數月之久，但並未成爲過去，正是現在新形勢開展的序幕，無數萬革命民衆親嘗了革命的利益和反革命的白色痛苦，正在無疑地誓死地向前奮進。

茲分述於下：

湘南方面

湘南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社會，而是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組合起來的社會，手工業工人有廣大的數量，生活比農民還苦，因爲都是一些沒田耕的失業農民。如耒陽永興縣宜章常寧等縣多挖炭工人，該處能耕的水田很少，他們的生活是挖炭出售，長沙衡陽一帶的燒煤，都是他們供給的。資興桂東汝城一帶，產竹最盛，造紙工人很多，湘水下游所吃的冬筍及所用的草紙古硯紙，多從那裏來的。安仁茶陵汝城等處，完全是農業社會，所產的米供給耒陽桂東永新等縣。這樣的一個經濟困苦的社會，需要革命，自不待言，從前農民多入洪會，洪會勢力很大，如臨武藍山嘉禾等洪會，都有槍枝幾百千把不等。現在，受了革命浪潮的推進，自然很快的走到無產階級所領導的

蘇維埃革命的路上來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耒陽郴州宜章臨武桂東資興永興安仁桂陽常寧等十數縣被紅軍占領，於郴州成立湘南蘇維埃，縣蘇維埃正式成立而且較久的有七縣。（宜章郴州永興資興耒陽茶陵）發動這運動的雖是朱德的紅軍由廣東開來，但是馬上得着廣大的農民響應，都說共產軍來了，我們有活了。尤其是一九二八年二月蘇維埃政府宣布分配土地：由縣蘇維埃把土地一律沒收，交與鄉蘇維埃分配，凡參加農業勞動的都有份，多寡以該縣蘇維埃所轄土地之多寡而定。這樣一來，農民歡聲雷動：（一）普遍的認識「蘇維埃政府」是他們的政府，隨便甚麼事，都要到「蘇維埃政府」去解決。（二）未分配土地前，農民有藏匿豪劣的；分配後不藏了，並且看見豪劣便抓，抓着便殺。（三）農村互相打仗的現象沒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敵人。

分配土地後農民參加戰爭，最大的是第一第二次克復耒陽，全是農民力量。第一次朱德隊伍還隔耒陽幾十里，農民早已進了城，把耒陽城的貨物用品拿個精光跑了；

第二次敵人來攻，朱德敗退，耒陽被敵人佔去，但是農民不退，成千成萬的包圍，第三天夜半反攻，打的打，敲的敲，放的放，四方八面都是農民，敵人大駭，當夜逃往衡州去了。二月二十四日衡陽農民進攻衡陽，雖因敵人拚命的打而敗退，但是敵人恐慌殊甚，在衡州的豪劣都向長沙逃命，致長沙謠傳衡州失守。

至於朱德紅軍，解決許克祥部兩團，唐系軍潰退，又供給許多槍枝子彈，統計不下萬數。後來失敗，——其實算不了失敗，不過暫時停頓下子——原因當然很大，而因敵軍三省圍攻，農民羣衆來不及受軍事訓練，不得不暫時放棄城市，退守鄉村，朱毛的大隊紅軍退往贛西休息。

但是革命既經發動，無法可以使牠停止的，湘南豪紳地主的統治已經動搖，農民曾得到過土地耕種，都盼望「蘇維埃政府」復來；儲積的武裝力量確亦不少，因此湘南第二次暴動隨即爆發。郴州永興資興衡陽等縣的四鄉游擊，收繳湖防局武裝，豪劣又開始逃到耒陽湘潭。長沙政府不敢發兵去打：一是軍隊不願去，不一定是同情工農，而且是怕敵不過；一是政府不敢派，怕派去受了傳染，

登時赤化起來。寧遠土匪兩次占領縣城，成立蘇維埃政府，聲勢發展到嘉禾藍山江華道縣，並派人同朱毛聯絡。朱毛部隊武岡土匪組織軍事委員會，請共產黨員當主席，指導革命，朱毛部隊六月十日由寧岡出發，占領醴陵，大敗敵人，現正向湘南進展，根據過去的經驗，爲有計劃的奪取湘南政權。

湘東方面

湘東革命鬥爭，以平江醴陵爲最烈，尤其是醴陵。醴陵自去年秋收暴動失敗後，鄉村鬪爭隨即勃起，初僅有快槍兩桿，陸續奪得反動軍團防隊快槍約四百桿，梭標土槍則人人皆有。這樣少的武器，分布四鄉，大小百餘戰，無戰不勝，大隊敵軍不敢出縣城一步，城外即是蘇維埃政權所及之地，而又三次攻城，封鎖縣城糧食，這樣的相持至半年之久。直到程潛派遣六軍八軍及學生隊特務營剿匪司令計兩萬多兵，才打入醴陵鄉下，血洗火燒，紅軍不得不暫時失敗。現在 述醴陵的革命事實如下：

一，成立蘇維埃。縣區內蘇維埃都已成立，實行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

二，分配土地有兩個形式：（一）分耕，農民平均得到土地耕種。（二）共同耕作，共同消費。在鄉村蘇維埃中設一耕作委員會指揮耕作，組織手工業委員會管理手工業工作，所有農產品歸蘇維埃依照農民之需要多少，給予農民和手工業工人。

最有趣味的是規定耕作時間，六時半鳴炮起床工作，八時半打鼓吃早飯，九時工作至十二時吃午飯，一時工作至五時休息。這辦法的好處：1，給私有制以有力打擊；2，打破宗法社會的觀念，（地方觀念家族觀念）3，均勻勞動，婦孺老弱，分配以輕微工作，不僅可增加勞動的效率，且可得到勞動的愉快；4，兵士分的田無須蘇維埃為僱人耕作。5，農具公用，僱農貧農無農具的困難，可以解決。便於應戰，以十人為一組在一地耕作，或三四組在一地耕作，敵人來攻，馬上集合。（作工時武器是帶在身邊的。）

三，手工業委員會 登記各地手工業者如泥木匠縫紉工剃頭工篾工鐵工有多少，工作能力多少，某地缺乏某種工人即由多的地方調去。工人全家食用，由當地供給，沒有工錢，某家要做東西，報告委員會派工來做，每天工

作八小時，沒工作時參加耕種。農民手工業工人怠工的均有處罰實行不工作不得吃飯的口號。（老幼除外）父勉子兄勸弟妻促夫，大家歡歡喜喜，說不得惰人了，不得盜賊了，不得乞丐了，不得餓餓了。

四，打倒封建制度 如焚燒契約的債券。沒收祠產廟產。燬滅神廟佛像匾額對聯，每家神龕上貼「共產黨萬歲」字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農具耕牛公用。農會會員隨便到那一人家，都有飯宿招待。能站在階級觀點毫不留情地殺戮反動派。這些，多是農民自動地執行。

五，實行城市經濟封鎖 土豪劣紳反動武裝集居縣城，因此對縣城實行封鎖。但鄉村商店不免停閉，食鹽布疋缺乏，於是組織各種合作社，從別處打通經濟以救恐慌。

六，工農武裝 組織有工農革命軍，農民勇敢隊，工人赤衛隊，暴動隊，少年先鋒隊，都歸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有兵工廠鑄造長槍土炮及新發明的狗子炮。有遞步哨，有農會哨，各重要山卡設立砲台，暨有哨柵查察

極嚴。

七，建設 在戰爭中，建設還是積極！如開築大路，鄉下來往路一律展至八尺；建塘壩，開水源；提倡蓄魚喂豬；樹木不中用的不准砍伐。嚴禁賭博鴉片，不聽的取消居藉飯籍，連犯的處以死刑。

八，兵士同情革命 每次敵人下鄉，土豪劣紳帶路，團防隊清鄉隊子弟兵等打先鋒，正式兵士都不願同工農作戰。鄉村貼的標語，兵士不顧扯，說等我們看完，這都是好的。在南鄉打仗時候，土豪捉得農民要官長殺，官長命兵士殺，兵士不殺，反放跑了。羅家嶺之戰，兵士說我們子彈很多，可以送些把有槍沒彈的工農兵吧！果然兵退後在他住的床上抽屜檢獲大批子彈。在南三區土豪燒農民的房子，兵士說不要燒，並幫助農婦搬東西，幫同救火。第三次攻城後，據兵士說只要工農兵再打半點鐘，我們子彈完了，把灰衣一剝，槍一丟，做我們的老百姓去。這次醴陵雖遭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農民房子被燒二千餘棟，比土劣房子被燒的多二十倍，農民被殺的三千多，遍地都是青年寡婦；但是醴陵羣衆沒有一點失敗心理，不

獨沒有停止鬥爭——敵人白天白色清鄉，農民夜間赤色清鄉——而且擴大了，因實際的教訓，鬥爭日趨正確而有效。醴陵豪劣是有階級覺悟的，祇是他們有兩個危機：一是駐軍逼款搶械，（繳團防械）借辦共名義捉財神，有些土劣同共匪一樣要亡命 二是請正式軍隊，辦靖衛團，挨戶團，買槍枝，經手的豪紳當然不肯自己掏腰包甚至還要撈幾個，強橫取之於小資產階級的商人富農中農，甚至沒收佃農自耕農全部所有。小資產階級破產，都說：共黨雖然不好，但他們只打大的，割肉的；現在土豪劣紳是大小一齊打，割骨頭的。小資產階級沖破了一切幻想，有傾向革命的可能。同時軍心動搖得很，六軍在瀏陽解決一營殺三個連長七個排長；不久以前閩中儒部六連加入紅軍，這都是敵人非常恐懼的。鐵路工人雖殺的不少，但革命情緒仍舊高漲，醴陵第二次暴動的客觀條件，已全具備。這情形，在瀏陽平江也是一樣，瀏陽駐軍的白色恐怖，是共匪土劣一齊拿的白色恐怖，靖衛隊的槍枝跑上山。小資產階級漸同情工農暴動。平江工農奮鬥的歷史很長，不久以前平江有三十萬農民圍攻縣城，城內駐軍三師

不敢出戰，後雖受了嚴重的壓迫，農民被殺兩千多，連燒八十里，但是武裝鬥爭反而擴大。最近余本建率紅軍二千餘，占領東鄉，收繳國防槍枝，聲勢浩大，已攻入瀏陽北鄉。平江駐軍劉綱部周盤師彭懷德團與學生隊等，於七月二十三日譁變，加入紅軍。清鄉督察楊翼鵬被害，縣長被拘，豪紳被殺多人。湘東革命形勢的緊張，可以想見。

贛西方面

贛西革命形勢與湘東南聯為一氣，中心地為寧岡永新遂川蓮花，勢力所及之地，則上自峽江下至安東至永豐，敵人都不敢正視。月前朱毛紅軍在永新打敗楊如軒三團軍隊，楊如軒傷左手，並有擊斃說，死敵團長一，繳敵步槍四百餘枝，機關槍一挺，士氣大振。現正在寧永遂連等縣辦理赤色清鄉。寧岡土地已分配完畢，永新大部分土地已配好；他們分配的方法：以鄉蘇維埃為單位，由區蘇維埃派人協同鄉蘇維埃調查土地人口的多少，再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應分多少，各家原有的田數，看應進出多少。定後發一榜，照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就歸某家正式管業。有些農民說：「這樣，要共產黨真萬歲才好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五期

！」同時也自動的問：「土豪回來怎樣呢？」於是大家才知道赤衛隊的必要，蘇維埃政府，才得到真正的民衆的基礎與擁護。永新農民戰鬥力很強，常常打敗反動派的軍隊。醴陵有一部分同志逃到蓮花，革命鬥爭，更加漲進。寧岡永新蓮花三縣農民約有槍二百多枝，又由朱毛分槍三百枝把農民；在贛的六軍已為紅軍解決一部分；袁文才部留守贛西。這次朱毛出征湘南，贛西後方可說是很鞏固的。

安源的工人運動，經過許多鬥爭，力量很為雄厚。去年九月湘東暴動，攻萍鄉城，工人梭標隊先兵士進城；十一月十一日要求發現餉清積欠，全體罷工五六日，包圍總公司。十二月九日工人暴動，包圍總公司，毒打全體職員三十餘人。接着又是年關鬧餉，恢復失業工人運動，響應醴陵暴動，雖然一次一次失敗，革命情緒却一次一次的高漲。最近恢復萍礦總工會；株萍路工人於六月間鬧階級的餉，全體工人簽名蓋章，在這武裝暴動中間，無產產業工人，始終不失為一個領導者。

以上說的是湘贛邊境從平江直至粵邊整個的暴動割據區域，將近完成，而且與粵北鄂南匯合，很快的要爆發總

的暴動局面。

此外湘西方面，常德石門一帶，農民殺豪劣及抗租抗稅鬥爭，正在發展；南縣華容安鄉漢壽，鬥爭甚烈；桃源以桑植大庸龍山等處，賀龍聲勢很大，寧鄉新化的農民游擊隊各有鎗百餘，湘鄉亦時發現農民黑夜殺豪劣的事。

總之，整個的湖南正在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拚命爭鬥的時候，而且已到了立刻要判決勝負的時候。

桂系同湘系的衝突 桂系露骨的要解決湘系，奪取全湖南政權，如解決程潛，解決四十四軍，以次就要輪到魯滌平了。魯當然知道，當然想設法抵制，魯對共黨的首政策，比桂系要緩和，就是他的一個法子，可惜全不能有效。現在李宗仁不給軍餉把魯；又駐衡陽寶慶的桂軍（十七軍十三軍）不肯派一兵剿共，把湘系陷在紅軍桂系的夾攻中，使他不能存在。吳尙的第八軍移防衡陽，李鴻芳不肯讓防，聞已發生衝突。

湘系同湘系的衝突 陳嘉佑同魯滌平爭主席，陳失敗了，極不滿意。嘗說：共產黨不好，共產黨主義是好，終是要成功的，現陳想取得湖南的政權，正在積極活動。

吳尙是唐系敗將，得程潛之力升為軍長，魯陳都不願剿共，以吳尙為剿共的主力軍，又藉口吳尙剿匪不力，對八軍軍餉特別刻扣。

豪劣與軍閥的衝突 豪劣請兵清鄉，等到兵來：「匪」已走了。而開拔費，招待費，隨口亂要，動不動就綁人勒贖。因此豪劣知道祇有積極擴充自己的武裝——團防靖衛隊等，但是時被駐軍提去，常要上山躲避。

豪劣與小資產階級衝突 加重苛捐雜稅，駐軍就地勒款，大概都由豪劣把負擔轉嫁到小資產階級身上，中小商人富農自耕農經不起剝削，覺得共產黨還要好點。

兵士日益不穩 湖南收入從前每月不過百多萬，現在每月至多四五十萬（工農暴動區域全無收入），軍費每月將近二百萬，無論如何搜刮，軍餉是要欠的，而且長官又到手是錢，大家要準備下野。因此兵士生活特別痛苦。加以湖南兵士多少沾過點革命浪潮，時刻有譁變的可能。魯滌平只打電要江西廣東廣西出兵會剿共匪，自己却不敢冒險，就是這個原故。

總之，反革命方面的動搖與崩潰，正和革命方面的高漲為正比例進行。已成了紙老虎，一戳便穿。事實上告訴我們：革命勝利之期快到了。 七月廿八日

陳公博的三個主張

典琦

陳公博著的『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中，所論斷的國民革命的危機，即一九二七年武漢與南京開始爭鬥時的局勢，其結論是：（一）共產黨不應爭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二）對帝國主義應早些讓步，（三）工農運動過火，使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應早些糾正。這種觀察，恰恰和我們相反。如果共產黨真能爭取領導權，對帝國主義能進一步反抗，工農運動能進一步發展到土地革命，當時革命決不至於失敗。

陳公博為什麼這樣說呢？他的出發點是不要破壞目前社會的經濟組織，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基礎。因為如此，只有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才可以領導革命。因為如此，和帝國主義的經濟關係不可以一日斷絕，所以對帝國主義應當屈服。因為如此，工農運動更應該糾正，應該停止。

陳公博理論的事實根據，便是當時兩湖的社會恐慌，如帝國主義封鎖問題，小資產階級怠工問題，連帶的物料

缺乏問題，工人失業問題等，這的確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實際問題。凡是一個大革命，必然免不了要經過這樣的時期，因為敵人的封鎖和戰爭所引起的經濟恐慌不應當妄想避免，而是應當用革命的手段加緊奮鬥以渡過這種難關。陳公博則要根本不發生這個現象，甚而至於肯定的說不要破壞了社會的經濟組織，這簡直是埋怨革命，恨當初不應有這一回事。

我們首先來講帝國主義封鎖問題。當時兩湖在帝國主義及下游資產階級封鎖之中，的確有些恐慌，如煤，煤油及食鹽是。但問題並不如陳公博所想的那樣嚴重。

陳公博列了一個簡表，第一項說明武漢所需用的煤炭，五金，布匹，絨類，煤油，機器，電器，堅硬木材，海味等件。大部分是帝國主義輸入的，第二項說明長江交通有百分之七十五操在英日之手，第三項說明因帝國主義停業而失業的工人有三萬人。於是他的結論，就是：『要國民

革命成功，先要對帝國主義者妥協。否則他主張：第一，要有反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低限度注意於交通的運輸和原料的製作。第二，除了建設國家資本之外，要扶助人民建設社會資本。在革命驟然開展的時期，自然沒有安坐而準備經濟建設的可能，此時為擁護革命政權使鬥爭勝利起見，只能利用社會原來儲蓄的物質能力，很經濟的使用。陳公博所提議的辦法非常迂闊，大約也不是他的真意，他的真意還是着重的先要對帝國主義者妥協的。他覺得武漢政府對帝國主義者妥協太遲了。當時武漢，局面不是採用保守的政策可以支持下去的，而是要用猛烈的進攻政策很迅速地打破那種封鎖的形勢。在進攻的爭鬥之中，決不可希望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而是要更進一步地沒收帝國主義者遺留下來的——一切產業，儘量利用，同時要利用當地所有的物質力量。在那一爭鬥的期間，什麼海味木材布匹絨類的缺乏不是很迫切的問題。煤油在民家還可以用植物油代替，農村中向來多不燃燈的人家，更易節省，只有工業上使用，即將美孚及亞細亞的存油收起來，也夠了。煤是安源可以生產的，安源設備完全，工

程又有基礎，只要當時政府拿出一筆不很大的款項，就可以恢復大規模的生產。機器五金等項還不很迫切，且帝國主義者停業後，還遺留大批東西，可以利用。食鹽不關於帝國主義，而是被下游的蔣介石政府封鎖了，倒是非常嚴重，因為影響太普遍了，且食鹽是日用必需的。但當時四川還可以由武漢政府支配，至少關於川鹽運銷兩湖的一點，可以設法做到。物料問題既可解決，交通暫時停頓不成問題。工人失業，可以沒收帝國主義工廠強制開工，輪船上可以強制行使，至少可以恢復重慶長沙九江等地的航線。總而言之，當時的錯誤，正在於因被封鎖而讓步，沒有採取進攻的策略。我們要知道：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國，他還是自給的經濟，和世界市場的關係並非普遍地密切，所以中國的民衆生計並不怕封鎖的威嚇（數千百萬民衆只有三萬人失業，影響並不很大）反是帝國主義者不能久耐封鎖中的損失而必出於設法恢復商業之一途。如果中國的政策是強硬到底，他們必可以屈服於革命政府條件之下而經營商業——粵港罷工抵制香港時，日美各國還是爭着做生意，可以為證。（我們不是

閉關主義者，如果對於革命有利，當然可以和帝國主義者發生商業關係。而帝國主義的封鎖也必是暫時的，在革命政權穩定時，依然要來經商的。）

其次說到小資產階級問題。陳公博說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中國的全部工商業資產階級以及豪紳地主都是小資產階級。記得去年武漢政府的文件中用語有所謂「工商業者」「鄉里公正及豐裕之家」就是陳公博說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豪紳資產階級。

這一階級是否革命的呢？陳公博自己也說：中國的城市資產階級大都吸食帝國主義的餒餘，不願意參加國民革命，以倒其靠山的帝國主義。鄉村的資產階級，因為他是封建的遺物，其性質與國民革命矛盾。

但是他以為城市的工人運動——主要的是店員運動，妨害了商業，鄉村的農民運動破壞了農業，總而言之，破壞了私人資本，造成了經濟恐慌工人失業的危險，此其一。理論上要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聯合，事實上對小資產階級進攻，迫得小資產階級的懷疑或脫離革命，此其二。

這兩點中之第二點，危險完全是不成問題，如果認識了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站在革命的立場（陳公博常說的）決不可犧牲革命的權力與基礎而遷就他。第一點呢，所謂經濟恐慌，主要原因是被封鎖，次之才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怠工或搗亂如停業閉廠等。農民運動絕對不會妨礙農業而且是改進農業的；因為地主是不參加生產的，一切農具肥料種子的資本都是農民的，地主的收租剝削徒然削弱農民的資本而妨害農業的改進，只有根本消滅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可以發達農業生產。農民運動不但發達農業而且能發達商業，因為使三萬萬餘農民有相當的購買能力。商業固然是應保護，使城市鄉村之間，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便於交換；但大商人的壟斷居奇操縱剝削是必須打破的，小商人的痛苦則應從廢除厘金及其他苛捐雜稅着手，萬萬不可因保護商業的使商人來一定軌道可循，雖限制極嚴，也不患沒商人營業，因為利之所趨，雖比較微小也有人向着他——去年商人的停業，完全破壞革命權的政治作用，並不是商業真不能做的至多不過暫時少讓一點利。中國的工人鬥爭，其目標不過是起碼的

生活改良和政治自由，斷乎不是即要消滅私人資本，陳公博的話全是『無的放矢』。陳公博只爲地主失了土地及商人少獲些贏利而着慌，但不爲工人農民的凍餓死亡而稍加愛惜，這算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國民革命的理想嗎？

對於小商人，可以明定法律保護其營業，並取消苛捐新稅厘金，以減除其痛苦，同時也要嚴厲禁止其怠工停業等反革命行爲否則重罰。如果當時用了這一政策，他們決不敢反動，工人決不會失業。反之，對他們讓步，他們獲得反革命行動的自由，更要受大商人的領導而加緊怠工停業。（當時反動者只有大商人，其實只要嚴厲制裁大商人的反革命就已夠了）

無論何時，社會生活都是由勞動維持的，而不是由資本維持的。陳公博說革命期間所靠以維係社會生活，還是特賴微乎其微的資本。這些話真是豈有此理。他似乎要說：推翻地主就沒有土地，推翻了資本家，就沒有工廠；殊不知一切物質都原來是自民生的，而後加以勞動，則成了人類所使用於衣食住三物。革命如果能把勞動者稍稍解放，而土地礦山工廠商店交通機關等等又沒有被資

產階級消滅了去，則以更有效的勞動力運用固有的設備，如何會不能維係生活？這是就一切私人資本破壞了而言，尚且不怕沒有辦法，何況革命的政策還保護私人資本，不但對於地主的土地及反革命的財產加以動搖，情勢並不到那樣的嚴重？

革命必須打破現存的社會經濟組織，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也好，無產階級革命也好，國民革命也好，社會革命也好。從封建農奴的社會而到民主共和的自由競爭時代，是不是經過了破壞社會經濟組織之大革命呢？中國的社會經濟組織，完全滯留於半封建的農業經濟，與國際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帶來的資本制度同時並存，且相聯繫而以國際資本主義爲最高的統治者。中國的革命是必須推翻破壞這一經濟組織的。陳公博既反對破壞社會的經濟組織，就是反中國的革命。

陳公博以工商業者及鄉里豐裕之家爲小資產階級，有時也稱爲資產階級，他是把小商人手工業主及其他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作爲重要的分子，將他們抹煞，或者附屬在所謂『有錢人』的小資產階級之內。其實小資產階級

的羣衆的利益，和陳公博的『有錢人』小資產階級並不一致。革命政府對大商人與小商人的政策應有分別，我於上文已經說過了。陳公博要故意把虞洽卿王曉籟和我們市鎮中間水菓店的老板認爲利害一致，完全是掩蔽事實。至於將整個地主階級作爲小資產階級而加入革命的聯合戰線，這與吳老狗的全民革命理論一般無二，和他自己的話矛盾衝突——我前面引了他的話，即『鄉村資產階級，因爲他是封建的遺物，其性質與國民革命矛盾。』

總而言之，當時武漢政府的錯誤，就是陳公博理論的錯誤，就是沒有分清豪紳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當時對豪紳資產階級應不客氣的剝奪其政治活動的權利，沒收其土地，制裁其反革命的行爲；對小資產階級如小商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應以法律保護他們的財產及自由同時制裁其反革命行動；工農運動應進一步到土地革命；一切退讓的政策都是錯誤的。但是事實上譚延闓孫科汪精衛以及陳公博之流，本身就是豪紳資產階級，本來談不到這些，以上云云，只說個『理應如是』罷了。

◎ ◎ ◎ ◎ ◎

現在說到革命領導權問題。中國的革命運動，事實上是共產黨在領導。老牌的國民黨，在辛亥以後，就沒有革命的作用了。改組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共產黨運用『廢物利用』的手腕，『化腐朽爲神奇』，說不上什麼純粹國民黨來領導革命。什麼『中國目前如果需要共產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共產黨；中國如果需要國民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之國民黨』，完全是玩弄字眼的理論。國民黨是一個包羅萬有的東西，買辦大商軍閥豪紳以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都有（武漢反革命以前的情形），並不是整個的，在國共合作時代，所謂左派常常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與右派爭黨的領導權，並沒有共產黨與整個國民黨爭領導權的事實。直到所謂左派完全潰散並大部分投降右派去，然後國民黨才成爲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集團，然後革命領導權在名義上才完全落在共產黨的肩上。

這種共產黨領導左派以與右派爭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爭鬥，就是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爭革命的領導權之爭鬥。民族資產階級要爭取革命的領導權而漸次消沉革

命，以外與帝國主義妥協，內與豪紳軍閥勾結鎮壓工農鬥爭，無產階級要爭取革命的領導權而漸次發展革命以根本剷除半封建的經濟關係及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事實上中國數萬萬農民及大部分小資產階級羣衆已經在中國無產階級或共產黨領導之下奮鬥，而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只能領導反革命，即反革命的領導權都不完全，使革命仍得前進，這是以證明過去數年間共產黨爭革命領導權的正確。不過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還是由於共產黨對爭取革命領導權之爭鬥不堅決。當時共產黨過於遷就那猶疑不定的所謂左派，對土地革命也接受了他們不沒收小地主的主張而且沒有發動農民羣衆奪取土地的鬥爭，對豪紳武裝（如何健等軍隊）沒有積極去解除或破壞，對政權沒有認清武漢政府之多半豪紳資產階級性及動搖的領袖之不可靠，而改造之或推翻之代以真正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衆政權，甚至共產黨要人譚平山還以農政部令限制農民「過火」的鬥爭，使數百萬工農羣衆失了革命的領導而致零亂潰散，而豪紳資產階級得以從容展布實現其反革命的企圖。這種不堅決爭取領導權的機會主義的傷

心史，實在是使中國革命大受挫折之大原因，若果如陳公博的爭領導權堅決的領導數百萬工農兵士羣衆以與豪紳資產階級軍閥決戰而不委其責任於動搖的所謂左派領袖甚至豪紳資產階級，則中國的革命不會因所謂左派領袖的反動而遭挫折，他們或不敢反動。

陳公博反共的理論，第一點是反對共產黨爭革命的領導權，第二點便是反對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土地革命。

他反對階級鬥爭的理由是：中國有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而最足影響中國社會的還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階級。中國現狀如此，如果提倡階級鬥爭，其結果形成多數階級的混鬥。此種階級混鬥的終極，第一使民族主義破壞，潰成國民革命的危機；第二使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戰線，減少社會的資本和生產力；第三使社會多數階級相互仇視，民權主義無法實施；第四生產低落，無產階級愈減功能……

革命是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起來推翻統治階級剝削階級，中國的革命固然是半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

但反帝國主義運動必須以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爲主要的動力，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以農民革命爲重要內容，即是農民對於地主的階級鬥爭非常重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固然落後，但隨着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土著資產階級於通都大埠也是事實，不過它的性質是和帝國主義和舊的封建勢力都有些連帶關係而容易和他們妥協。所以階級鬥爭必然可以發生而且必須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可以防止這一妥協階級的出賣革命破壞革命。

陳公博說的第一點完全與事實相反。第二點的不對，前面已經說過。現在還要補充一點，即陳公博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以地主及資本家爲主，所以成了工農階級爭鬥的對手；其實真正中等階級分子還是搖動不定不一定要反革命的，在革命高潮中他倒還是要站在革命方面來的。第三點他講到民權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民權，如何能夠適用資產階級專政的德謨克拉西呢，資產階級這樣軟弱無能而充滿着反革命性。工農民權獨裁制就是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民權主義——工人農民及其他貧苦民衆的民權。這一民權主義就非有工人及農民的階級鬥爭推翻豪紳資產

階級的「訓政」（即專政之代名詞）不能達到。第四點所謂生產低落，完全是替資本家宣傳神聖，似乎有打擊資本家即打擊資本，打擊資本即打擊生產，這完全是不可通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資本家不因為沒有政權及多受限制而絕跡，爲什麼呢？只要有利可圖，他們正是拿出資本來的。即使不拿出來故意停業使生產低落，也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手段解決，前面說過的。

陳公博還有一句話，不僅是指中國說的，他說：我對於共產黨的批評，他們忘却中等階級所以能爲無產階級的部隊，因為他們被大資產階級壓迫消滅。反轉過來他們硬欲拿無產階級力量把中等階級消滅，結果反驅中等階級站在有產階級的壁壘。」這更是造謠。無產階級的鬥爭目標是在推翻有產階級，它的策略是和中等階級聯合的，工農聯合，無產階級與殖民地民衆的聯合，都由此出發，何嘗要把中等階級消滅呢？不錯，無產階級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一切階級的差別，然而這不是如資產階級之兼併剝削驅中等階級爲工錢奴隸或工業後備軍，而是將非無產階級分子引入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道路中，使他們無產階級化

，共同負起建設新社會的責任，並共同享受新社會的生活，成爲平等互助……這是社會主義建設期中增進中等階級幸福的工作。

關於土地革命，陳公博有兩句話說得直捷了當，他說土地問題，國民黨的主張是以政治的方法來解決，共產黨的方法是農民暴動來沒收。他承認有土地問題，但不承認土地革命。他說：黃河以北沒有土地問題，只有耕作的資本問題；黃河以南，人浮於地，但土地分配尚平均，少大地主。他說：解說土地問題，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將過剩的人口移送於北方，其次則速行建設國營企業以消納無土地的農民。——這是所謂政治的方法。

陳公博完全站在地主階級說話，所以只要把過剩的農民安插，不致搗亂，就算完事，然而這只是幻想，因爲中國沒有一個新興資產階級的集權政府，僅僅地主階級本身是無力實現這一辦法的。我們姑且放下土地分配的平均與否不論，農民收穫是百分之六十以上被剝削的事實是不能掩蔽的。我是向來不主張分別大地主小地主而覺得非徹底消滅地主制度則無所謂農民革命的。因爲地租的剝

削比工錢的剝削更爲殘酷，地主將農產品拿去一大半不用於增加農業生產方面，徒然妨害農民發展農業的可能性，這較之資本家複生產的行爲之足以發達生產者落後多了。這種障害不剷除，中國民衆永遠不能自拔於落後的經濟之深淵。今日農民所以過剩，即因爲大部分收入被地主拿去，加以帝國主義軍閥的剝削，農產的可以養活兩個人的土地，只能養活一個人，於是不得不勉強由一個人耕作，而激離了那一個去尋旁的出路，到工廠去或到軍營去或無所歸宿。只要推翻了地主，分配田地耕作時，還不會因土地過少不夠分配而至於『甲攘乙奪』（此四字是公傳語）證以海陸豐醴陵寧岡等地革命的事實，便可知農民熱烈的幹土地革命而且對分配土地很滿意的。

至於他說：『暴動是無計劃無條理的』，又說：『甲攘乙奪』又說：『暴動起來沒收土地，也不過移轉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對於國有土地，還是很很遠很遠。』這完全錯解了暴動。工農暴動有其先鋒分子領導着即共產黨領導着，不至於無計劃無條理。證以目前的事實，各地分配土地都由蘇維埃，並沒有個人攘奪的事。至於國有土

地，正是目前土地革命的目標，而且像醴陵所行的耕作委員會的辦法，土地所有權屬蘇維埃（參看本刊下期醴陵通信及本期覺哉同志的文字），已充分適用土地國有的原則，自然不是貴總理的什麼耕者有其田的不徹底主張。陳公博又恐怕『政權將隨暴動而失落』這是說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吧，陳公博是應當担心的。陳公博又說暴動可以惹起反動，『就是革命黨的本身……也會趨於反動的傾向。』這是一個什麼革命黨呢？自然是貴黨——國民黨。這何足怕？數萬萬工農兵羣衆還不能推翻你們嗎？

譚平山的組織第三黨主張是背叛共產黨的政策，陳公博引爲反共的論據，這裏無庸駁。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從此以蘇維埃與土地革命爲中心口號，推翻帝國主義與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國民黨在革命上早已壽終正寢，還有什麼國共之爭？殺人放火是誰的力量，表示，只看廣州暴動後三日內斬殺五千七百工友的記載便可知，亦不必多說。

此外他還憑空造許多謠，如說蘇聯親日及阻礙朝鮮革命，中國共產黨黨員成份不足以代表產業無產階級，這都

不足辯。

以陳公博的眼光看來，現在是國民革命的危機已完全過去了；因爲（一）對帝國主義妥協（二）對工農運動不反對特反對，以白色恐怖清黨割共，當不怕他爭領導權了——按，陳公博之所謂領導權者，即政府權，現在國民政府不受赤化的支配，領導權即完全無缺了；爭革命領導權而不可得，與張作霖爭反革命領導權而得之，也很滿意了——這些政綱已都實行。然而陳公博還不滿意於目前的黨治而唱導改組之說，則完全不是他的政綱不見採用的緣故，而是被吳老狗之流打擊他及甘汪顧等之活動乃不得不大發牢騷攻擊廣西系及西山派的緣故。

陳公博的政治主張，其大綱如（一）投降帝國主義（二）反俄反共（三）反工農運動，和西山派桂系是一般無二。僅僅有數點與他們衝突的，即一、主張民衆運動（他所依附的老蔣，因軍力不及桂系，想獲得小資產階級同情，但同時壓迫工農），二、集權中央，反對政治分會等

納據制度（擁蔣打擊桂系），三、提高黨權，限制軍權（與第三點同意，而且必如此才用得着汪陳等「長衫忠實同志」也）……等等。這是豪紳資產階級內部衝突的種種藉口，而帶了一點資產階級理想。

一九二八，八，三。

世界工人援助中國

赤色職工國際，因中國的白色恐怖非常厲害，特定於七月十七日起至三十一日止為援助中國工人運動週（兩週），已於上月通告各國工會準備，屆期要集會，游行，出特刊，小冊子，尤其要募款援助，並須把各派的工人團結起來共同參加這一運動，以反對中國的白色恐怖，反對帝國主義派兵去干涉中國革命。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要目：

第二十二期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發展并完成中國的革命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什麼

並且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

時代嗎？（讀者的迴聲）

譚平山 記者

第二十三期

中國共產黨為國民黨軍閥攻下京

津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一個月來各方的革命形勢

今日之朝鮮（未完）

幾段隨感錄

超 麟

花田生 琦

典 琦

記者

譚平山

記者

超 麟

典 琦

章 國

典 琦

琦 國

典 琦

赤色職工國際告全世界女工

同志們！

上海全市絲廠工人五萬五千人罷工了，其中女工要佔五萬。他們工作的困苦你們也是知道的。在那種炎熱潮濕惡濁的空氣中，幾乎工人每天要作十二點到十六點鐘的工，五歲的小孩每天要作十二點鐘的工。

工資微薄得可憐，還要任其無理的罰金，時常將整天的工資罰得一個也沒有了。

官廳和工廠中的警察巡捕經常的毆打女工和童工，甚至打死，他們並不受什麼處罰。

上海的絲廠女工反抗她們的壓迫者已不止一次了。

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三年，她們都罷過工。一九二四年她們成立了工會，並且因罷工勝利，獲得組織工會的權利。在一九二六年，她們再罷工，勝利的結果是十二時工作日，略加了些工資，不開除工人，及組織工會的權利。

現在那些野蠻的廠主，因為得了出賣革命的國民黨政

府之援助，企圖將她們從前所得的，通通取消。這一次罷工，便是工人們對於那種企圖之答覆。她們是飢餓，但她們戰鬥。

同志們！女工們幫助你們的在英勇奮鬥中的中國姊妹們。提高你們的嗓子反對那中國婦女兒童所受的開所未聞的奴役，反對那中國無產階級所遭的血洗。

準備着十四天的援助中國工人週——從七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赤色職工國際正在組織這個！

準備徵集羣衆援助中國的男女工人！

日，英，美，法，意各國正派遣戰艦及軍隊到中國去。大家應爲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工農而戰鬥。

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

打倒屠殺工農的國民黨政府！

國際無產階級援助中國無產階級萬歲！

中國工農將來的勝利萬歲！

大家援助在英勇鬥爭中的中國無產階級！

赤色職工國際女工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

『古所稀』

(連)

吳老狗雅輝輓蔡公時的聯說：

『出師來捷身先死』

持節見戕古所稀』

『古所稀』嗎？不錯！但於今却有先例。這

個先例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駐廣州的副領事，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廣州被國民黨政府拿去槍斃！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要目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目前革命局勢的開展
 統一財政和裁兵之不能實現
 舊官僚與新中國
 今日之朝鮮(續)
 無產階級專政與德謨克拉西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言
 我們的死者
 又一批死難同志的迴憶

維漢 典琦 山石 韋國 尹寬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瞿秋白同志這一本書『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報告)之出版，在目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這本是對內的報告，隨後決定刪去其中純粹關於黨內問題的一小部分而拿來公開出版了。這是一本重要的書，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分析過去三年中國的革命運動，很正確的研求其經驗及其教訓。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其階級，其各階級結合形勢的變更，其前途，以及當前的問題：——總而言之，最近國內『論壇』上所熱烈爭論的問題，我們都可在這本書中找到正確的答覆。